

信任 ■ 石錦祥

瀛苑副刊

大病初癒，回到離開數日的校園，風依舊是如此柔軟的吹著，不若病院空調強迫中獎似的硬冷。踏著緩重的步伐走到宮燈教室上課，上課鐘剛響過不久，教室內仍是嬉笑的聲音，似乎我的出缺席與否在班上並不是如此的重要。我，進到教室內坐下，死黨阿寧眼尖發現我歷劫歸來，走過來打招呼，老師此時正好進教室，阿寧於是敷衍的哈啦幾句便回座位。

下課鐘響，大夥一哄而散，我確定自己已被班上遺忘。

走向班代想請問他學校是否有事通知，此時他正高舉著一封封信窺視著，叫了他一聲，顯然我嚇著他了。他看著我，並緩慢的將手邊的信一件交給我，天啊！是我的信，署名給我的一封限時信件，而他剛剛的動作……。不等他作任何解釋，我掉頭就走，儘管我的步履蹣跚，但我強烈的感覺到被窺視的不尊重。徐風中摻雜著他的叫喊聲，此時的風不再溫暖。

折騰了一天，醫院的藥包竟是陪我整日的唯一好友，好諷刺。

回到宿舍打開電腦，看見以班上好友照片作為電腦桌面的螢幕，只能快速的將畫面轉至網路撥號系統，期待的在孤寂的時刻進入人滿為患、擁擠的網路世界。照慣例的會先進入學校的BBS系統，總是經由它知道學校大大小小的公告或

滑鼠一按，我的眼眶頓時濕了。三十一封標題「祝早日康復」、「我們等的你一頓回來打球」、「幫我做了筆記」……都是我的親愛時信，就資訊，將那疊趕說！「所有的便利的網路資源，擦去對樂地」我收到這信任重拾快樂！」我利用基本電話，我打的是網路同學中的網友，我還放心丟入垃圾世界的。

2010/09/27